

精短散文

2018中国年度精短散文

葛一敏 乔叶 选编

漓江年选 ◻ 品质阅读 ◻ 恒久珍藏

王祥夫《先生本姓朱》

李修文《临终记》

李娟《人间》

杨风军《一捆带露的白菜》

毛云尔《最坚硬的部分》

贾平凹《六十年后观我记》

祝勇《踏雪寻梅》

苏卷良《掉下来的光阴》

彭学明《流水》

舒婷《一茎一叶总关情》

漓江出版社

2018

漓江年选 ◯ 品质阅读 ◯ 恒久珍藏



2018中国年度精短散文

葛一敏 乔叶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8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/ 葛一敏, 乔叶选编.
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407-8565-9

I. ① 2… II. ①葛… ②乔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2634 号

2018 ZHONGGUO NIANDU JINGDUAN SANWEN

2018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

选编者: 葛一敏 乔叶

出版人: 刘迪才

出品人: 张谦

责任编辑: 张谦

助理编辑: 刘红果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东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发行电话: 010-85893190 0773-2583322

传真: 010-85890870-814 0773-2582200

邮购热线: 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: ljcbbs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[河北省三河市洵阳镇化甲屯小学东 邮政编码: 065299]

开本: 69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16.5 字数: 226 千字

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07-8565-9

定价: 42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contents

人 间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03 / 又一位可爱的老头儿走了 | 陈四益 |
| 007 / 一枝清高的荷叶 | 汗 漫 |
| 010 / 先生本姓朱 | 王祥夫 |
| 013 / 踮起脚尖 | 袁 伟 |
| 017 / 临终记 | 李修文 |
| 021 / 军大衣哥——找不到的人之一 | 王秀云 |
| 024 / 人 间 | 李 娟 |
| 029 / 想起母亲就想哭 | 韩石山 |
| 031 / 一捆带露的白菜 | 杨风军 |
| 033 / 父亲来信了 | 陈敏莉 |
| 037 / 视觉里的爱情 | 程 青 |
| 040 / 无核的苹果 | 何 弘 |
| 044 / 山路弯弯 | 周志华 |
| 047 / 看 戏 | 吴梅英 |
| 051 / 房 子 | 耿 翔 |
| 054 / 先生的院子 | 洪忠佩 |

057 / 安 详	葛全璋
061 / 萝卜灯	黛 安
064 / 最坚硬的部分	毛云尔
067 / 玉 米	甫跃辉
071 / 台北，一家小杂货店	狗 子
076 / 小站记忆	李耀岗
080 / 谁在家里	王新华
083 / 雪地上的故事	沈乔生
086 / 原 谅	庞余亮
088 / 迁 徙	臧玉华

踏雪寻梅

093 / 六十年后观我记	贾平凹
095 / 记忆之鸟	宁 肯
099 / 藏书票	肖复兴
102 / 踏雪寻梅	祝 勇
107 / 汉韵雄风	二月河
110 / 吴承恩“取经”	刘庆邦
113 / “居大不易”记	张君瑜
116 / 冷香飞上诗句	刘 墉
119 / 吃苦的教育	蒋子龙
122 / 意面中的乡愁 [外一篇]	郁喆隽
125 / 月明当空	葛水平
131 / 丢失的身份	王威廉
133 / 生死朗读	曾晓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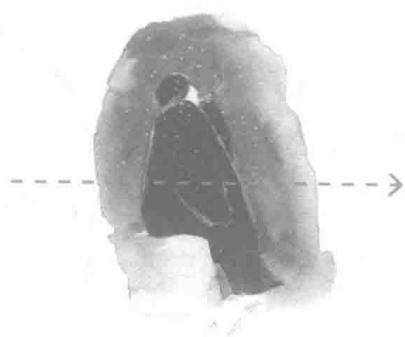
136 / 箱 子	毛 利
139 / 那年书事	刘 涛
142 / 吃有吃相	沈嘉禄
146 / 掉下来的光阴	苏卷良
149 / 忧 伤	亦 夫
151 / 碎屑 [外一篇]	刘照进
154 / 水 边	苏沧桑
158 / 田字格	张羊羊
160 / 江湖从头说	贾樟柯
163 / 写给童年的一封信	朱德庸
164 / 河上漂下一群羊	简 默
166 / 锣 鼓	毕星星
169 / 随笔三则	任溶溶
171 / 饮食节目问答	蔡 澜

一茎一叶总关情

177 / 蒙古高原礼赞	鲍尔吉·原野
186 / 流 水	彭学明
189 / 读泉州	陆 梅
192 / 一茎一叶总关情	舒 婷
195 / 中秋节歌谣里的吃	冯 杰
199 / 光荣的南角墩	周荣池
201 / 味蕾与目力所及的象山	李美皆
205 / 桐花菜记	王张应
208 / 黄荆·酸枣·野皂角	何 频

212 / 借问春风来早晚	叶小龙
216 / 布谷鸟	苇青青
220 / 放天灯	孙亚玲
222 / 落花在案	林渊液
224 / 梨花满〔外一篇〕	玄 武
227 / 迎 春	刘学刚
231 / 十二时雨	彭子力
235 / 乡野上的花朵	刘江滨
239 / 放蜂人〔外一篇〕	孙继泉
241 / 一座山管不了的闲事	雍 措
246 / 阳光落到地上	海 津
249 / 五月榴花照眼明	钱红莉
253 / 拾 柴	付春生

人 间



又一位可爱的老头儿走了

陈四益

方成先生去世了。不久前刚走完 100 岁的人生历程，满指望他再创一个高峰，没料想他竟急于到老朋友们那里团聚了。在那里，丁聪、沈峻、苗子、郁风、舒展、牧惠、詹同……一大群朋友在等着他。

丁聪的《我画你写——文化人肖像集》中，有一段方成的自我介绍：“方成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原籍广东，诞生在北京，说一口北京话。自谓姓方，但其父子都是姓孙的。非学画者，而以画为业，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学会。终身从事政治讽刺画，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。”

妙文一段，令人解颐。原来，他本姓孙，名顺潮，广东中山人，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。但朋友们不管熟悉还是陌生，都管他叫“方先生”。他的本姓本名，极少人知。就是知道，也仍称“方先生”。这也是人以才称——他的才华见识都在方成漫画里搁着呢。

朋友戴敦邦评说他：“多才多艺，平易近人，青春不老，幽默补膏。”到底有多“补”？照他老朋友侯宝林的说法：笑一笑，十年少。不知有多少七八十岁的人被他逗得大笑七次——回到了童年。但他不笑。所以，他寿数常在——一直活了整整一个世纪。不信，你看丁聪画他的肖像：眉关紧锁，一脸的忧愁幽思。或许，正因为满腹忧愁，所以希望用笑来驱赶，在笑声中同那些忧愁说声“拜拜”！屈大夫“忧愁幽思，乃赋离骚”。方成先生是：忧愁幽思，乃作漫画。

20 世纪 50 年代初，我在北京读中学，对报纸上的新闻、评论并不太关心——因为不懂，但对漫画却兴致勃勃。那时，号召学苏联，什么都学。苏联

漫画界有一个“库克雷尼克塞”，是库勃里亚诺夫、克雷洛夫和索科洛夫三位漫画家共用的笔名。不久，《人民日报》也有了“方成、钟灵”。除了华君武、米谷、丁聪，他们两位应算我最早记得的漫画家了。

我问方先生：您学的是化学，听说，当时已被几家大公司（好像是侯德榜的公司）聘请，待遇很好，怎么就丢了专业，改行漫画了？他说，我不想去，就想画漫画。问他漫画是哪儿学的，答曰：在武汉大学当学生时，画壁报练出来的。就这样，他几经辗转，到了北京，居然进了《人民日报》，成了中华第一报的专职漫画家，开始了职业的漫画生涯。

我同方先生相识，已是“新时期”了。那时我正同丁聪先生合作，在《读书》杂志发表文画相生的《新百喻》，后来又开了《诗话画》专栏。因为《新百喻》是用浅近文言写作，被几位老先生误认为是哪里冒出来的“出土文物”。于是，因为丁先生的引见，每每得以参加前辈先生的聚会，因而得以常见方成先生。

方先生耳背，聚会中，听的时候多，常常微笑地看着大家，不大插话，大约就是所谓“聒人多笑”吧。但若有插话，常语出惊人，引得哄堂开怀。他引人发笑的话，每每是一本正经地说出，自己从来不笑，甚至还以严肃的语气说出。哄堂大笑之际，他仍旧蹙眉不语，好像还有疑问：你们笑什么？有什么可笑吗？

那时，他已七八十岁，聚会往返，还是常常骑着自行车。餐后回家，也不拒“打包”。他们那一代老人家，才气之高，令人难望项背，而平易亲和，又如邻家大爷。

方先生一幅为人历久难忘的漫画是《武大郎开店》——一家餐馆，掌柜人矮，伙计一个个更矮——画上题词是：“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：比他高的都不用。”直到今天，过了几十年，一提方成，许多人还是忍俊不禁地想到他笔下的“武大郎”：文学艺术的典型，历久弥新。

方先生在众多漫画家中，可以说是最富理论兴趣的。他研究“笑”，研究“幽

默”，不仅从理论上研究，还研究创造幽默的大师。我在大学读书时，蒋孔阳先生讲授西方美学，讲到柏格森时只有短短一个课时。课后我问蒋先生：对柏格森的《笑之研究》怎么看？蒋先生说：没有看到书，不好讲。其实，我之所以问，只是因为我刚从旧书店淘到一册柏格森的《笑之研究》，是张闻天早年翻译的。蒋先生听后马上说，你给我看看，或许可以多讲一课。

那时，中国关于“笑”“幽默”的专门著作鲜见。从事“笑”之艺术表演的人不少，研究“笑”之产生的书少见。或许有鉴于此，方成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便孜孜不倦于幽默的研究，出版了《幽默·讽刺·漫画》《滑稽与幽默》《侯宝林的幽默》《方成谈幽默》《英国人的幽默》，以及《笑的艺术》等著作。这些著作出版后，方先生说，怎么我在书店里一本都没看到过？或许，人们只是喜欢听点逗乐的，而从来没有想过“笑”是怎么产生的。对这样一个艺术创造中不能回避的问题，艺术教育中实在不可缺少。在哀悼方成先生时，希望他的这份关于笑与幽默的理论研究，也能得以研究、继承。“笑”不仅是逗乐，还是揭露、批判，是促进社会改良、人性向善的力量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。在我认识的老一辈漫画艺术家中，如华君武，如丁聪，如方成，都曾是吸烟者。这不难理解。因为在他们年轻的年代，正是卷烟大量输入之时。

吸烟成为一种时髦，连点烟使用打火机也是时髦。记得父亲讲过一个笑话：一位先生掏出烟卷递人一支，划着火柴为他点烟，但那位赶紧掏出打火机，道：“我有打火机。”打了几下没有打着，人家又划了一根火柴递过去，但他依然拒绝：“我有打火机。”结果又没有打着。如此几经往复，才点着了烟卷。在一种时尚流行时，许多人都不免为之裹挟，但等到吸烟危害被充分揭露时，再吸食卷烟就无异于自戕了。我认识的几位老漫画家，华君武先生戒烟了，丁聪先生戒烟了，方成先生起先虽未戒烟，但看得出在尽力控制。我注意到每次聚会时，方先生总是克制着不吸。实在不行，就掏出一个小小的烟盒，大概只能装四五支烟，还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我在尽量控制。这个小盒是我一天

的量，绝不超过。他们还都是控烟理念的积极传播者，都有大量的漫画传播控烟的理念。

赠人玫瑰，手染余香。听到方成先生仙逝，不仅漫画界、新闻界、艺术界同声哀悼，从事健康理念传播的朋友也都伤感地说：“又一位可爱的老头走了。”

（选自 2018 年 9 月 3 日《文汇报》）

一枝清高的荷叶

汗漫

孙犁先生在散文《书信》中写道：“书与信相连，可知这一文体的严肃性。”

一九七〇年，孙先生丧妻后，经魏巍介绍，与远在江西一女子通信两年。“发信频繁，一天一封，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。”孙犁把这些信装订成册，像装订一部书。之后再婚。冲突。离异。孙犁就把这些信用来生火炉了。天津的冬天很冷。

之前孙犁已长时期终止写作。“从与她通信，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，这是可以纪念的。这些信，训练了我久已放下的笔，使我后来写文章时，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、迟钝。”

读到这里，我苦笑。不知道先生写到此处苦笑否。

情书写作使孙犁终于有了一个读者，成为隐秘的作家。有一个倾听者、对话者，怎样的时光都可以熬下去，况且，这抒情对象还是一个美貌的、北京大学毕业的女子——像火炉，需要有热量的句子去引燃，复来温暖这一个火炉边的人了。尽管短暂，也好。

马克·吐温有一句话：“为什么你坐在那儿，看上去就像一个没写地址的信封？”没有爱和被爱的人，丧失来历和前途，搁浅在旧椅子上、破沙发里，到不了远方、到不了他人的心头里去。孙犁不再写情书、不再想把自己寄托给某个女子，埋头读书、读历史书——这也是历朝历代陌生前贤寄给后人的一封封信札。

二〇〇二年孙犁去世，那一天，白洋淀人连夜划船采来带露水的荷花，送天津，环绕遗体周围，像白洋淀的夏天环绕一个赤子。

二〇一七年秋，我和朋友们来到河北安平参加《散文选刊》首届“孙犁散文奖”（2015—2016）颁奖典礼。自然去看了莫言题字的“孙犁故居”。那显然是一个根据回忆重建起来的新院落。墙角种了荷花，小规模象征着荷花淀？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、一棵枣树。李敬泽、张锐锋、陆梅、葛一敏、冯杰等朋友欢喜地摘枣吃。枣很青，很甜。没看见孙犁走出门来责备。

孙犁不会责备他人，会自责，比如对亡妻。“在夫妻情分上，我做得很差。正因为如此，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，记忆很深。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，曾经买过两丈花布，直接寄至她家。临终之前，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，问道：‘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？’我说：‘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！’她闭上眼睛，久病的脸上，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。”这是他《亡人逸事》一文中的叙述。

在夫妻情分上，后辈作家做得如何呢？最激烈的情诗，往往献给虚无而模糊的人。日常夫妻生活，似乎丧失了被言说的价值。或许连孙犁“寄布”一类的细节也没有吧。

安平县城很繁华，大概已不是孙犁眼中的模样了。我和朋友们在街上晃荡，猜测那一个“临街的门洞”在哪里——孙犁妻子十九岁那年，夏季的一个雨天：“她父亲在临街的门洞里闲坐，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，是说媒为业的，被雨淋湿了衣服。她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个，就让她们到梢门下避避雨再走，随便问道：‘给谁家说亲去来？’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，就笑着问：‘你家二姑娘怎样？不愿意寻吧？’‘怎么不愿意。你们就去给说说吧，我也打听打听。’她父亲回答得很爽快。”一场雨，让一个女子与一个未来的文学大师成了夫妻。

一场重要的雨，一块布，被一个农家女子回味、珍惜了一生。

在安平，看到了孙犁中学时期母校的校训：“不作弊，不敷衍。”或许，这校训也时时回响于先生心头，成为其做人作文的准则，诚恳、认真地对待这个世界。

“月亮升起来，院子里凉爽得很，干净得很，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，

正好编席。女人坐在小院当中，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。苇眉子又薄又细，在她怀里跳跃着。”这是《荷花淀》开端的句子，安静，美好。即便是其中写到伏击日本人的情节，孙犁也是远远地、隐隐地侧面描述了枪声和硝烟，接着就是民兵们划着船回来了，船舱里是缴获的敌人的枪。避开了血肉横飞的激烈，凝神于荷花淀里的静美。

只有凉爽而干净的人，才会开创一个“荷花淀派”——孙犁先生站在荷花的立场上，像月亮孤高的夜晚。

一个人死去后，依旧有文字与这个世界藕断丝连，在纸上恢复一个荷塘，真好。

（选自2018年6月14日《文学报》）

先生本姓朱

王祥夫

我的父亲好客也好酒，那时候总是有人找上门来和父亲喝酒，总是已经很晚了，父亲和他的朋友还在喝，朦朦胧胧中都是些东北口音，所以我这个东北人到了后来对东北人没什么太好的印象，嫌他们话多，夸夸其谈。而我父亲的朋友中有一位很瘦，北京口音，后来成了我的老师，便是朱可梅先生。朱可梅画花鸟草虫。那时候的朱先生穿着中山装，衣服口袋里总好像装着什么，鼓鼓囊囊的。有一次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果子，我以为他要吃，或给我吃，但他看了看，又放回口袋。有一次，他口袋里放着一个玉米棒子，那时候鲜玉米刚刚下来。

我跟朱先生学画的时候已经十三岁。去了，也只是看他画画而已，不画素描，也不画速写，我可以翻翻书，都是些老画谱。窗台上，还有两个衣柜上都放着些书，衣柜上还有个青花的胆瓶，里边插着一把掸子。朱先生对我说，我画画儿，你看就行。我就站在那里看。朱先生画画儿一般都站着，但画草虫就必坐下。他用生纸画草虫，一边画一边说，第一遍勾线要淡，笔上的水分要最少。我就站在那里看朱先生勾线。朱先生勾很细很淡的线，很快。然后是施色，用一支小号羊毫，一手使笔，一手拿着一块叠成小方块的宣纸，火柴盒那么大一块，一边施色，一边马上就用这小纸块在纸上轻轻按一下，不让颜色跑出去。朱先生画虫很快，但颜色总是要上好几遍，一只虫子就在纸上了，然后再用深一点的颜色把线勾出来。如画蚂蚱，须子是最后画，从须子的根部朝外挑。朱先生的这两条线勾得很好，他自己得意，说：你看看这线。又说：你看看这线。

后来，朱先生让我给他磨墨，我磨好，他试一下，用墨铤再磨一下，说还